

胡雲翼著

中國文學概論

上編

上海啓智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付印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月出版

中國文學概論上編

實價大洋四角

——權 作 著 有——

——究 必 印 翻——

著 者

胡 雲 翼

發 行 者

啓 智 書 局

印 刷 者

啓 智 印 務 公 司

代 售 者

中 國 各 大 書 局

發 行 所

上海英租界四馬路
青蓮閣對面280號

啓 智 書 局



本書編輯凡例

一、作者因鑒於中國現在還沒有一種完善合用的文學史，而一般初步研究文學者，每苦中國文學，浩如煙海，不知從何處着手好；同時，又有一般人，不是研究文學的人，每想藉一種經濟底書本，來了解中國文學的大概。這部中國文學概論，便是適應上面兩種人的急迫需要的讀物。

二、本書的內容，分爲上下二卷，上卷爲古代文學概論，下卷爲近代文學概論。分期出版。

三、編本書時，作者極力使其敘述通俗而淺顯，使牠成爲一種適宜於初中學生的課外讀物，供給他們一點對於中國文學應具的常識。雖然編者在敘述上帶了不少主觀的論評，不是完全客觀的敘述，但是這樣對於讀者，也許比一般文學史書更爲有益。

四、本書的編輯，其注意點有四：（一）各種文體的來源及其意義的解釋；（二）各種文派的發展及其流變；（三）重要的作家的提要和批評；（四）重要的作集與作品的分析及介紹。其尤注意的，便是各種文體，各種文派，作家及作品相互間的聯絡關係；這就是說，要在中國文學裏面尋出一條活線索出來，作為敘述中國文學起伏的全部間架。

五、本書極願意接受讀者的討論，如有指摘批評或意見商榷，無任歡迎。

編者識於上海，十七年春。

本局已出版及印刷中書目

教育與人生	李大年譯	定價五角
漢詩研究	古層冰著	定價四角
四庫全書答問	任啓珊著	定價八角
走向十字街頭	綠焦譯 大杰	實價六角
女性與文學	輝羣女士	實價二角半
女健者	左幹臣著	實價三角半
法蘭西新史	左舜生譯	定價六角
新婚的夢	胡雲翼著	定價四角半
寒鴉集	劉大杰編	實價六角
白日的夢	劉大杰編著	印刷中
後漢書注校補	丘復著	印刷中
男女關係之進化	法國Charles Letourneur 郭冠傑譯	印刷中
資本主義與戰爭	徐文亮譯	印刷中
最近各國的補習教育	任白濤著	印刷中
音學	王光祈著	印刷中
亂婚裁判	溫盛光譯	印刷中
世界政治概論	鍾建閎譯	印刷中
春蘭	蔣山青著	印刷中

目錄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我們爲什麼研究中國文學

第二節 文學史的評價

第二章 中國文學的起源

第三章 詩三百篇

第四章 屈原與楚辭

第五章 西漢的古典賦

第六章 古代的五言詩論

第七章 建安文學

第八章 漢魏的敘事詩

第九章 六朝的抒情詩

第一章 漢代文學 漢代文學的概況 漢代文學的分期 漢代文學的成就

第二章 魏晉文學 魏晉文學的概況 魏晉文學的分期 魏晉文學的成就

第三章 南北朝文學 南北朝文學的概況 南北朝文學的分期 南北朝文學的成就

第四章 隋唐文學 隋唐文學的概況 隋唐文學的分期 隋唐文學的成就

第五章 宋元文學 宋元文學的概況 宋元文學的分期 宋元文學的成就

第六章 明清文學 明清文學的概況 明清文學的分期 明清文學的成就

第七章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第八章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第九章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第十章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的分期

中國文學概論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我們爲什麼研究中國文學

近幾年來中國文壇的新潮流，顯然又有一個反趨向。什麼反趨向呢？就是文壇的新趨向研究古文學。這已經引很多人的注意和反對了。原來站在「創作」方面說話，自然不應該主張舊文藝的復活；但就「研究」一方面說，文學本無所謂新舊，不過表示文學的工具有新舊而已。那末，我們怎樣能拋棄中國舊有文學的欣賞？除掉創作工具的改善以外。我們研究中國文學的目的，簡單說來，可以括成一個標語，就是「研究古文學，創作今文學」。

中國文學價值
的審定

話雖如此，但是許多淺薄的現代文學的研究者，他們仍舊反對研究舊文學。他們以爲，而且主張，我們應該用全部的努力在現代文學上面，創作新文學，完全和舊文學絕緣；因爲舊文學已經失掉了時代性，還值得什麼研究呢？這種近於武斷的論調，我們自然不敢贊同。但於此却不免發生了一個重大的疑問：舊文學究竟有不有研究的價值呢？這倒是一個先決問題。在現在這個「整理國故」呼喊的聲浪裏，很有許多人這麼說：我們的國故，還是國粹和國渣混在一起，究竟有怎麼樣的價值，還無從知道，所以我們亟應該把牠整理出來，還牠一個本來面目，然後才能決他的價值。這麼一來，中國文學價值之決定，還須付諸將來——付諸渺茫的將來。然則不幸而在研究中國文學的人們，豈不是都同「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有一樣的危險？實在說吧，我們也很希望那些用科學方法整理國學的學者，把中國文學好好地整理出來，給我們一個最後的結論。但是，這種想頭簡直是做夢哩！我們須知國學裏面的文學部分，並不和其他的國學一樣：其他

的國學如老子的玄學，孔子的人生哲學，韓非子的法學，都很需要整理。因為先秦時代學者並不專門著作，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見解，由他的弟子或是後人把牠湊成一本書——雜貨店一類的書；同時，古人也却没有專門研究一種學問的，什麼「哲學」，「名學」，從前並沒有這些專門名詞。他們都主博學，什麼學問都要研究。所謂一事不知儒者之恥。所以老子道德經一書不但談玄學，談教育，並且談政治，談經濟，談到一切；孔子也是一樣，政治，教育，倫理，哲學無所不談。像這麼零零碎碎，包括一切的，並且還夾雜許多訛偽錯亂的國學，整理的工作，自然不可緩。有了分類，有了整治排列，自然可以使零亂無章的國學，變成有系統可尋的專門學術；有了校對，有了解說，有了引證，自然越使國學顯得明瞭，越來得有明顯的價值了。至於文學，雖是國學的一部分，就迴不相同了。固然有些部分的文學，也還需要考證，校勘的工作；但是考證，對文學作品的本身上並不發生意義。註解更是畫蛇添足。縱然有了屈原考證，也不能幫助我們更加了解屈原的作品些；縱

然有了紅樓夢辨，也不能增加我們對於紅樓夢的欣賞。一篇一篇的孔雀東南飛，木蘭辭，看你如何去整理？施耐庵的小說，辛稼軒的詞，馬致遠的曲子，看你用什麼科學方法把牠整成有系統的文學？這豈不令人噴飯！其實，中國文學的價值是很顯然的。李太白的文學地位，就是他的詩，就是他詩集裏面那道「黃河之水天上來」，「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的古詩樂府，和那些「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近體詩。這些詩有許多我們在高中小學便讀過的。曹雪芹的文學造就，即在他的紅樓夢，紅樓夢是平常人都看過的。推言之，一切文學家的文學上的地位，一切文學作品的價值，都是很顯然的。我們在今日便可以定牠的價值，不必委諸將來；委諸將來便是不負責任。不過中國文學的價值，雖則很顯明，我們還應該以超然的客觀的態度來審判牠。我們既不必像那些極端的新文藝家，只一味蔑視舊文學，詛咒舊文學是「骸骨」是「朽木不可彫也」，「應該丟在毛廁屋裏去，永遠不得翻身」；也必像那些感情用事的舊文學家，以為「既是中國文學，總得研究研究」不

管牠有不研究的價值；更不必自己毫無主見，只趨學時，跟着別人說話。我們應是毫無成見地，抱着一種純客觀理知的態度，好像生物學家在實驗室裏面解剖生物一樣的態度，來審判中國文學。如其舊文學果然失了研究的價值呢？却儘管牠是「中國底」，也不必再去迷戀——骸骨何足迷戀呢？若是舊文學實在有研究的價值，那末，就儘是「老古董」，我們也不必甘自暴棄，而應當享受這種研究的權利。

現在我們要來試作中國文學的價值的審定了。

（一）舊文學是死文學嗎？

在劈頭一個難關，中國文學的致命傷，就是胡適的死活文學論。他這樣說：「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多不能產生活文學。所以中國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白話才能產出有價值的文學」，（胡適文存）不但胡適說法如此，他的說法實在可以代表現代多數人的見解。試睜開眼一看，白話的發達不是把文言的地盤侵

略大部分嗎？白話的勢力不是在教育界極力的伸張着嗎？只就報紙，雜誌，叢書，中小學教科書之完全用白話編輯看來，白話的潛在勢力在文化上實在有了很堅固的基礎，文言確已死去，而是過去的陳物了。這一點我們完全承認。然而文言——現在已當死去了的文字——真是不能產生活文學而且沒有產生過活文學嗎？舊文學果然都是死文學嗎？這點我們實在應該詳加考論。據我看來，實大大的不然。我們可以從多方面去觀察來作討論：

從文學的
工具着眼

白話是活文字，能夠產生活文學，這話可以承認。若說文言是死文字，絕對不能產生活文學，我們仍不敢苟同。本來拿文言比白話，白話誠然是比較活動而便利的工具，所以我們主張白話，主張白話文學。但是却決不能因此而武斷說文言是死文字，絕不能產生活文學。因為文字的功用，在於表情達意；只要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妙，便算好文學作品，（據胡適所說）不論用一種什麼文字寫出來。在這裏我們須知道工具雖有利鈍，運用却有巧拙

。有好工具而不會運用，結果還是不能產生好作品。白話果然比較文言活動便利的多多，但如其運用的手段不高妙，有情不能表現，有意不能暢達，便也仍然沒有好的作品產生。這是可以斷言的。文言果然是比較的不活動，不便利；但如其運用工具的手段靈活，也能夠產生表情表得好，達意達得妙的文學作品。時至今日，文言誠已形成死文字；但那些古人曾經辛辛苦苦地運用文言，運用得十分靈活製作的文學作品，實與白話的好文學有同樣值得研究欣賞的價值。

從文字的時代
効用着眼

文字的效用當然受時間的限制，並不是什麼歷百世而不變的。尤其是白話這麼活動的東西，因時間的變遷而起急劇的變化。即如我們現在通行的國語，我們誠然認為是活文字了；但是過了若干年代，言語漸漸地變了，則現在的國語，也要變成將來的死文字，現在所謂活文學，因語言的變遷，也會漸漸變成死文學了。這麼看來，一時代只用一時代的新的活文字，一時代只創造一時代的活文學。凡是文學史上的文字都不免有幾分死氣，凡是文學史上的文

學。也都不免有幾分死氣。越遠的文學便越是死了，舉例說：如我們之能欣賞詩三百篇遠不如我們之能欣賞漢魏樂府；我們之能欣賞漢魏樂府，又不如我們之能欣賞宋詞元曲；我們之能欣賞詞曲又不如我們之能欣賞紅樓夢，水滸之類的小說。這是文字運用的變遷使然文學的史上，都是死文字的產物。但我們決不能因為古文現在死了，而追上去否認舊有文學的一切價值，至於拋棄一切古代文學的研究。

從白話文學上着眼

即如今人所言，只有白話才能產生生活文學，那末，「中國二千年」也未必「只有些死文學，只有些沒有價值的死文學」吧！固然，舊文學的大部分是用文言做的，但還有一部分的文學却是白話的。我們從文學史上看去，古代的白話文學確是不少。那許多的民歌俗諺都是白話詩，三百篇就是一部白話歌謠的大總集，楚辭未必全白話，當有大部分的白話。到了西漢還有許多有價值的白話詩，至于唐新體詩，宋詞，元曲和章回小說，白話底更多了。

(二) 舊文學都是模擬文學嗎？

我們嫌「死文學」，「活文學」兩個詞太籠統而含糊了，不妨另標文學爲「創造的文學」與「模仿的文學」兩大類來討論。那末，當然創造的是有價值的文學，模擬的是無有價值的文學了。因此，新文藝家便以「模擬的」三字來作攻擊舊文學的武器。這個攻擊的確很利害，如其舊文學果然都是模擬的，那則舊文學的價值就等於零，誰也應詛咒舊文學了。幸而舊文學還不能全稱肯定的加以「模擬的」三字。試把中國歷代的文學分別來看：古代文學家多係創造者，如楚辭三百篇之類皆是。至秦漢以後的作家，我們可以把他們列爲三類：

(一) 第一流作家——天才作家；

(二) 第二流以下的作家；

(三) 無名作家。

在這三等列中，我們承認(一)第一流作家，和(三)一部分的無名作家的作品，是創造的文學；(二)第二流以下的作家的作品，全是模仿的文藝。解釋如次：